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任重道远

海客谈 | 月湖

在“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年代，太多的人想“多多益善”，如今鼓励生育了，年轻人却反而清心寡欲了，这真是令人头痛的一件事情。刊登在5月10日《舟山晚报》上的《初代丁克已迈入老年直面人生三连问》一文称，中国在2021年时已有逾60万丁克家庭，而2022年丁克人口进一步增长，已占到总人口的14%。一边是社会趋于深度老龄化，一边是“自愿不育”的丁克人口不断增长，确实够令人闹心的。这篇文章认为，所有关于丁克的讨论都绕不过这几个核心问题“后悔吗”“孤独吗”以及“老了怎么办”。其实，如此追问既不友好也不公平，因为即使生育儿女也难保不后悔、不孤独、养老无忧。事实上，光靠说理是劝不回丁克的，唯有积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才能迎来更多的新生人口。

丁克与自私无关

在网上众多反对丁克的言论中，占主导的一条是：不生孩子是自私的表现，因为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人类的繁衍。但凡道德绑架的言论乍听起来都是振振有词的，但却经不起起细推敲。生与不生原本是人的基本权利，怎能将一家一户的生育与整个社会的进步直接挂钩？有人不愿生，自然也有人愿意多生，人类照样可以繁衍。

那些反对丁克的人自然是愿意生孩子的，但要说他们不是出于自我考

量，而是为了社会进步、人类繁衍而努力生孩子，恐怕连自己都不会相信。退一步讲，就算不愿生孩子是自私的表现，那么以前人们为了防老而多生孩子也未尝不是自私。如此说来，人类社会岂不就是在自私自利中发展起来的？

丁克现象确实是当今社会不宜提倡的，但不提倡并不等于不允许。不可否认的是，丁克也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放在过去，很难想象一个妇女有底气选择不要子女，这样不但难以在婆家立足，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诟病。而且，在“养儿防老”的社会阶段，不生育也就意味着老无所依、老无所养，谁会“自愿不育”？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日益完善，养老模式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已无需通过生育儿女来防老。特别是，经济自立使得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她们不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是可以平等地和丈夫一起决定生还是不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丁克现象的出现并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增多趋势，实在是不足为怪的。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可以相信的是，丁克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而终究只是小众人群。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的生活取向是多样化的，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更因为生育儿女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人之天性。现实生活中有人主张丁克，也有人在千方百计解决不孕不育问题。而即使在丁克人群中，也有不少人是出于种种无奈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拒绝生育，甚至有人在时过境迁之后悔不当初。

一位“奔六”的丁克就劝诫准备做丁克的年轻人：“该结婚就结婚，该要孩子还得要！”

为何选择丁克，不同的人大概会有不同的想法。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许可以从两方面来归因，即客观上的经济原因和主观上的个人意愿。一直以来存在着“越穷越生”现象，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反而减弱了，这在中产阶层中尤为突出。他们的育儿标准不再是吃饱穿暖，而事实上却并没有富裕到“不差钱”的程度，于是只能望子（女）兴叹，极端的情形就是做丁克。

在个人意愿上，很多人特别是女性，认为生育儿女和事业理想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在“两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宁愿“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确实，养育子女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特别是生育多孩之后，没有长辈帮扶的年轻父母往往需要全身心投入，作为母亲更得经历怀孕、哺乳之艰辛。如此一来，不但事业难以兼顾，连个人爱好、业余生活都得舍弃。于是，丁克就成了一种轻松的选项。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一面是多孩政策亟待推行，一面是丁克家庭有增无减，如何破解这对矛盾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张试题。对此，既要有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总体构想，又要有方方面面的具体实践。

让生育变得轻松起来

生育儿女不仅牵涉千家万户的切

身利益，也关乎整个社会的永续发展，这应该成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认识论基础。据此完善鼓励生育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和公共服务，着力化解导致不愿生、不敢生的“急难愁盼”问题，也就有望让生育变得轻松起来。

通过做好“加减法”为生育儿女减负，是增强全社会生育意愿的重中之重。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持续促进共同富裕，让家庭收入跑赢生育成本。同时，将发展红利优先惠及民生领域，进一步减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育儿负担。

当下的子女教育不仅占了家庭开支的大头，还牵涉家长的大量精力，无疑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对此，政府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学校、家庭、社会也要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切实把减轻课业负担落到实处，让孩子们真正在快乐学习中健康成长。

女性是决定生与不生、多生少生的关键，应加大妇女权益保护力度，落实孕期、产期、哺乳期各项优待，优化女性职业生涯规划 and 保障，使“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切实增强生育儿女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在全社会生育意愿普遍增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下，关于丁克的话题就能变得轻松起来。和谐的社会应当包容人们的多样化选择，而只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让所有的老人都能实现养老无忧，丁克的暮年之痛自然就会逐渐消弭。

“青春夜校”助力青春扬帆远航

点滴录 | 潭野

下班回家吃完饭，32岁的费益又来到岱山觅野仙踪海东方，跟随老师学做咖啡。这是岱山青年积极参与“青春夜校”学习的一个镜头。

“提升技能”“放松解压”“拓宽社交圈”……“青春夜校”是岱山县委宣传部为提升岱山青年多样理论业务水平而打造的新平台。坚持“青年下班，夜校开门”和“公益性、普惠性”原则，根据课程设置打造上环环境，“青春夜校”让在岱青年沉浸式体验晚间学习时光，努力发展青年社群文化。

事实上，从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职工书房等学习场所，到打通偏远海岛借阅“最后一公里”的网借中心平台，再到青年们相聚青春夜校的学习场景，都折射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日益增长的学习热情。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如今，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知识更新不断加快，这既为青年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对他们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年轻人只有持之以恒地学习知识，不断提高与时代发展和事业要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才能蓄满青春能量，逐梦扬帆远航。

好学上进，广大青年带着理论知识寻找实践坐标，坚持学以致用，在社会的大学校园里掌握真才实学，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加快夺取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更大成果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广大青年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厚积知识、增长才干，让勤奋学习激荡青春奋进的力量，才能不负青春、不负时代。



本版署名文章不代表本报立场
每个人都应有话筒，欢迎争鸣

海客谈 | 简之

“五一”假期，不少游客来到位于定海白泉镇林村岙底陈的觅林古树园，尽享山野乐趣。园区内的“楠栖·山野和风”咖啡屋开业5天，日均咖啡销售量约300杯（据《舟山日报》5月6日报道）。近年来，类似闲置农房变身咖啡屋的乡村“亮点”不断呈现，每每给游客带来惊喜。不过，“村咖”虽好可不能“贪杯”，乡村旅游还应多些因地制宜的乡土味。

喝咖啡曾经是一种“小资情调”，如今逐步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这大概是顺理成章的。这是因为，经营咖啡

屋的多半是喜爱咖啡的年轻人，而前往乡村旅游的城里人很多也喜欢喝咖啡，于是一拍即合。不过从中也可看出，对于乡村而言，“村咖”只是舶来品而并非土特产，它的“引流”作用应该是有限的，无非是游客想“喝点什么”时刚好出现罢了。称“一杯咖啡激活乡村旅游”，似乎有些夸张。

乡村旅游的卖点更应该是原生态、土特产。至于咖啡屋，只是提供了一种休闲功能而已。换句话说，假如以品尝咖啡为目的，游客完全没有必要“上山下乡”，去城里的咖啡店坐一坐更方便。眼下，“村咖”之所以“出圈”，除了做得不错之外，还与缺乏具有乡村特色的饮品有关。不难想象，假如没有脍

炙人口的农家饭，肯德基也会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只不过，生意再红火，肯德基也难以成为乡村旅游的特色。久而久之，说不定还会倒了游客的胃口。

因此，不能眼见一家或几家“村咖”成了网红打卡地，大家就一窝蜂似的到乡村经营咖啡屋。“村咖”受欢迎，既与其本身经营特色有关，也与游客流量及年龄结构不无关系，不要简单模仿。更何况，一时红火不等于长久红火。要知道，即使在城里，要想开成网红咖啡店也并不容易。海岛乡村并非咖啡的原产地，以此吸引外地游客恐怕不如经营土特产来得顺理成章。

多年前去嵊泗五龙旅游，尝到过村

民摆摊出售的“海果冻”，至今难忘其清凉爽口之味。那是村民从海里捞上来的原生态食品，原名叫啥早就忘了，因为口感酷似当年的流行食品果冻，笔者就美其名曰“海果冻”。人无我有的特色食品堪称大自然的馈赠，显然有资格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

一些“村咖”生意兴隆，成功的经营 者固然值得大家庆贺。但与此同时，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时，还应多花力气开发本土本土的传统饮品、特色饮品，这样或许更解游客之“渴”。至少，一些产茶的乡村可将特色茶馆开起来，还可以让游客体验采茶、制茶的全过程。如此既品茶又卖茶，或许还能把产业链做起来，从而带动更多的村民共同富裕。

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